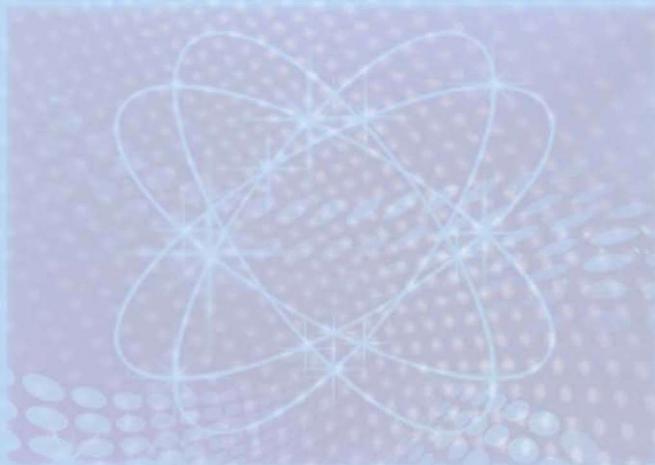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14

## 春芽嫩嫩

李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14

# 春芽嫩嫩

李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芽嫩嫩/李宏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1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14)

ISBN 978-7-5451-1093-7

I . ①春… II . ①李…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3618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柳海松

责任校对: 顾季

封面设计: 唐文广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mailto: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0mm×210mm

印张: 126

字数: 198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34. 40 元 (全 2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从喧嚣中缓缓走来，如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收拾了一路趣闻，满载着一眼美景，静静地与你分享。靠近它，你会忘记白日里琐碎的工作，沉溺于片刻的宁谧。靠近它，你也会忘却烦恼，还心灵一片晴朗。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学思考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上千篇中外最美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通过阅读本书，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去品味原文的主旨、情境、意蕴，在给读者以视觉上的愉悦享受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广阔的想像空间。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能够引领读者领略散文的真貌，同时启迪心智，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个人的审美意识、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鉴赏能力和人生品位。

# 目 录

往往返返的几条路(节选) .....	1
约翰叔叔的农庄.....	4
周围.....	9
一个人的火车.....	15
童年的发现.....	20
童年玩事(节选).....	24
人畜共居的村庄.....	27
第一次吃香蕉.....	30
灶糖.....	34
打扫楼道的女人.....	38
手写的青春.....	41
晨曦里的回忆.....	44
野花.....	48
一只在阳台上走来走去的鸡.....	51
时针上的火焰，分针上的海水.....	55
素面朝天.....	58
萧萧竹.....	61
天伦王国札记.....	65
给麻雀留点觅食的地方.....	69
视野的盛宴.....	71
一只鸟的自由范围.....	76
我的天使，是一个戴帽子的女孩.....	83
写作文.....	85
四十三次日落.....	88
汨罗江之祭.....	94
坏鸟及其他.....	101
我所丢失的.....	107
钻石与命运的对话.....	114
我的少年乡村(节选) .....	125
背馍.....	128

# 往往返返的几条路(节选)

文/刘南陔

## 上学的路

我家在荆门城南的柴家集。十三岁时到沙洋去读初中，上学时走棟树店、范家店、三家店、蔡李集、倒墙港、卷桥，回家对走卷桥、倒挡港、蔡李集、三家店、范家店、棟树店，全程七十华里，从1954年到1960年，我一走就是六年。每一道岗，每一条沟，我都是那样熟悉。不过这些只是停留在记忆里，如今的沟沟岗岗全变了。

这么远的路，这么小的年纪，没有家人送，没有同伴陪。是不能走的。父亲送过我一次，那是上学报名。他借来一匹马，驮着准备卖到粮行里换票子给我交学费的稻谷。我走不动了，可以爬上去骑上一两里路，然后父亲再把我搂下来。别人的马，承载重了，归还时腿跛了怎么办？父亲右臂不能转弯，据说是年轻时玩龙灯耍狮子切方桌跌断了的。一只手又要牵马，又要扶我上下，也难呀！送到沙洋后，在父亲的朋友、我的干爹谢老大的酒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学校报名。完了父亲要回家，我抓住他的长衫衣襟不放，硬要跟着回去。我太小了，七十里外的口音与柴集完全不同呀。

从那天起，我唯一的熟人就是前湾的王景森了。他与我同时考取了初中，又被分在同一个班级。我们俩同铺，公用一只他带来的铜盆——我家也有一只铜盆的，比这只大，土改时作浮财分掉了。打这后，我们一同上学、回家，一个一个地数着上面的店名，一步一步地向目的地挪动。

三家店是这七十里路的中点。不管是上学还是回家，我们都急切地盼望早点到这儿来。如果太阳当顶时能到中点站，那么到家不会摸夜路，上学不会误晚自习。到了三家店，我们会歇歇脚，高年级的同学还会到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边去扒子弹壳。三家店是日本人侵占襄西时建立的一个大据点，战壕痕迹还在，毕竟抗战才过去九年。日本鬼子在这里杀了好多人，扒不到子弹壳，扒出人骨头来反而倒霉。我们那所学校曾是日本人的医院，星期天经常有同学干出这种蠢事来。

上学时，走过卷桥就上了公路，车多了，人也多了。卷桥那边的陈家山是劳改农场的大本营。漫山遍野都有劳改在田间劳作，他们衣服前后都有“劳改”二字，枪兵在田头看守。后来我才知道，投人这儿劳改的层次挺高，国庆十周年大赦时，许多高级战犯就在其中。有一次，我们走到了陈家山，天还早，虽然学校近在咫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歇息。王景森一屁股坐下来，咣当一声，把他母亲给他准备的一个学期的菜肴——猪油罐子打破了！我与他像吃西瓜一样，吃了猪油，扔了瓦片。肚了可能太空虚，竟然全部接受了，要是现在恐怕要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这么远的路，一年当然只能往返一两次。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在每个星期六总务处公布了“停伙”名单之后。如果“停伙”榜上有名，且次数太多，班主任又不能担保，那就只得有劳自己回家了。我家里一贫如洗，学校给我每月五元的人民助学金。当时每月伙食费是七元五角，尚欠二元五角。我也曾只身一人回家去拿过钱。家里没有，就求亲戚告邻里去借，那种滋味，相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无须多说。当然，大多数时候，王景森会从他棉衣内层的口袋里摸出一两块银元来，助我肠辘之急。对于这样一位好同学，我终生感激，然而

却无法报答了——他在四十年前也就是在那场大浩劫中含冤自缢了，他与我同庚，那年才二十六岁。永别了，我的相依为命的伙伴。

1958 年前后吧，从柴集到沙洋总算修了一条土公路，最先开进来的是河南老乡的板车队，板车可以载十二麻包稻谷。后来柴集供销社也成立了板车队，机会好、碰上熟人，搭上十里八里挺舒服的，即使坐上拉生猪的板车，又脏又臭，也远比步行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这两句古今箴言，我是从小就有深刻领悟的。一生中我总时时想起我的上学之路来，不知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什么。

# 约翰叔叔的农庄

文/(美国)马克·吐温 译 / 赵守成

有许多年我一直相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出生六礼拜后，与我祖父一道啜饮威士忌甜酒的情景。但是现在我不想再谈论那些趣事了。我正一天天老去，我的思维也不像从前那样活跃了。我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回忆很多事情，甚至一些不曾出现的东西。但眼下我的记忆力正在明显衰退，而且不久的将来我会完全失去记忆了。像这样看着自己没入黄昏是多么悲哀啊，然而谁又能奈何自然的规律呢？

我的叔叔约翰·查理是一个农场主，他的庄园坐落在距离弗洛里达四英里的地方。他有八个孩子，十五个也许是二十个农奴。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他的性格让人感到妙趣横生。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从我四岁时家里移居到汉尼堡到我十一二岁这段时间，我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约翰叔叔的庄园中度过。我从没有有意识地在一本书里取材于他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但他的庄园曾在我的几本书里出现过。在《哈克·费恩》和《汤姆·索亚》两本书里，我把它移到阿肯撒斯。它距农庄六百里远，但有它的两倍大。出于文学的需要，我可以把庄园安置在任何一个合适的州。

约翰叔叔的农场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像天堂一样。房子是双层木板砌成的，有宽敞的顶棚把正房与厨房连接起来。凉爽的夏季的傍晚，绿荫葱葱，凉风习习。院子里放好了桌子，桌子上摆满丰盛的食品——啊，一想到它们我就激动不已。油炸小鸡，烤猪；野生的和驯养的火鸡、鸭子和鹅；新鲜的鹿肉；松鼠、野兔、雉鸡、鹧鸪和松鸡；软饼，热薄煎饼、热麦饼、含麸面包、卷饼和玉米饼；新嫩的煮玉米棒子，肾形豆、菜豆、西红柿、桃子、爱尔兰马铃薯；酸奶、甜奶；西

瓜、香瓜、罗马甜瓜——都是庄园弄来的新鲜货；苹果馅饼、桃子馅饼、南瓜馅饼、苹果布丁——唉，其他的东西我记不清楚了……

正房尘落在一所大院子的中央。院子的三面由篱笆围起来，院子的后一面是高高的木栏杆；与正房相对的是薰肉房；在木栏杆后面是果园；果园的后面是农奴的住房和烟草地。跨入前面的大院要经过一个圆木砌成的很长的阶梯，我不记得是否有门了。在前院的一角有十几棵高高的胡桃树和核桃树，每逢收获季节，那里总是硕果累累。

木栅栏后面有一间木屋与前面正房遥遥相对，那是一块倾斜的坡地，杂树丛生。向前走过牲口棚、谷仓、马厩和烤烟房，就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边。那儿水清见底，水下卵石依稀，淙淙小溪叮叮当当，活泼乱跳，蜿蜒伸向远方。两岸绿树浓荫，随风婆娑摇曳——真是玩水仗的好地方，而且还有一个游泳池呢。虽然大人们严禁我们去哪儿，我们却还是那儿的常客。因为我们都不是基督的好孩子，而且很早就品尝了禁果的美味。

我能清楚地记得庄园的很多场景。那儿的布局，会客室的一角摆着矮角床，另一角放着一架纺车——纺车整天暗暗哑哑地呜咽着，从远处听起来不胜凄苦，让我情绪低落，生起思乡病来，周围好像有无数的鬼魂游荡。一个巨大的壁炉，在严酷的冬夜，火焰熊熊，燃烧的胡桃树枝从另一头吱吱地冒着浆汁，我们围拢在一起，刮下甜浆汁，津津有味地品嘆着。一只猫在石砌的甬道上伸着腿酣睡。半醒的狗靠着壁炉舒服地眨着眼睛。姨妈坐在炉灶边，织着毛线；叔叔坐在另一边，衔着用玉米棒子芯做成的烟斗。光滑的橡木地板反射出昏暗的、跳动的火舌，燃烧的火星有时进出炉外，落在地板上，马上就熄灭了，留下一些黑色的凹痕。炉火熊熊，房间里充满了暖意，孩子们兴奋地蹦来跳去。两三把破椅子躺在那儿，摇摇晃晃的。一个摇篮——

早已废弃不用了，但还放在一角，在清冷的早上，孩子们穿着衬衫和宽大的无袖大衣、偎依在炉火边，不愿离开——他们真舍不得离开这个舒适的地方而到院子里去干活。

院子前面是宽阔的乡间大路，夏天总是尘沙扑面，那儿是蛇之乐园，它们喜欢躺在路上晒太阳。遇见响尾蛇和鼓腹蛇，我们就杀死它们；若是遇见黑蛇和一种寓言里的蛇，我们就赶快避开；要是家蛇和袜带蛇，我们就带回家，放在柏特姨妈的针线篮里来吓她。她对蛇总抱有偏见，每次当她把针线篮放在膝盖上而蛇从里面爬出来时，她总吓得手足失措。她天生就怕蛇，而且对蝙蝠也很敏感，受不了，可我一直认为蝙蝠是一种非常可爱的鸟。我的母亲对蝙蝠也一样地迷信。蝙蝠光泽柔润，形体优美，如你正确地对待它，它总是很温顺的。我很熟悉这类鞘翅目动物，它们聚居在离汉尼堡三英里的一个大洞穴里。我常把它们带回家去吓唬我母亲。碰上上学的日子很容易成功。因为表面上我似乎去上课了，不会有蝙蝠。她又是一个很易上当的人。当我说：“我为你带了一些东西装在衣服口袋里”，她总伸手去掏，但她总是立即又缩了回来。很明显，她永远不会喜爱这些小动物的。

穿过大路是一座茂盛的树林，沿着林中的羊肠小道约走四分之一英里，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平坦的大草原。那儿处处绿树如海，鸟语花香，步步芳草茵茵，如织如绣。野草莓迎风摇曳，石竹花点缀其中。每当草莓收获季节，我们在清冽的晨曦聚集在那儿，晶莹的露珠在绿叶上闪烁，鸟儿第一声鸣啭惊破了沉寂的树林。

林间的斜坡上有很多秋千，是剥了皮的胡桃树枝做成的。当树枝干枯时，是很危险的。当一个小孩荡到四十英尺高时常常会摔下来，所以每年都有很多孩子骨折。我自己虽很幸运，但我的堂兄弟们却很

倒霉。他们会跌断八条，有时甚至十四条手臂。但这不需要花费什么，医生常年服务，每个家庭摊上二十五美元就行了。医生开的药，剂量大得吓人，而蓖麻油是主要的一种饮料……

乡村学校离我叔叔的庄园三里路，它位于大树林的中间一片开阔地上，有二十五个男女学生。每星期一次或两次到学校去。夏天，清晨我们踏着晨露，迎着朝霞，走过林间小道；傍晚又背着夕阳，沐着清风返回农场。所有的学生都带着午餐装在篮子里，有玉米饼、酸奶和其他一些美味，中午坐在林中树荫下享用。我第一次去上学是在七岁时。一个女孩子，约有十五岁，穿着印花布裙，戴着宽边遮阳帽，问我是否“用烟草”——意思是我是否嚼烟，我说不，这激起了她的蔑视，她向所有的学生们嘲讽我，说：

“这儿是一个七岁的男孩，他不会嚼烟草。”

她的语气和神态使我感到被极大地羞辱和贬低了。我决心改变我屈辱的境况。但我只是使自己病倒了。我无法学会嚼烟。尽管我学会了抽香烟。但这却不能取悦于任何人，不能丝毫改变我悲惨的，毫无个性的地位。我渴望得到尊重，但却毫无效果。孩子们对彼此的缺陷是毫不宽容的。

前面我已说过。我在十二三岁以前每年都花一段时间在农场度过。我的农场生活是富有魅力的，难以忘怀的。我深深地怀念神秘大丛林的晨光和夕照，亲切的泥土气息以及五彩野花的馥郁芬芳；我怀念大雨初霁满树绿叶的悦目碧光，风扫黄叶的簌簌清响，啄木鸟殷勤劳作的声音转向远方；野鷗在密林深处扑打翅膀，受惊的野兔回首一瞥闪电一般穿过辽阔的草场——我能清晰地回忆这一切，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并带给我愉快的思想。我怀念辽阔的草原，它的孤独和安详；肃穆的苍穹一只秃鹰在勇敢的翱翔，天穹在它矫健的双翼下显得

永恒和苍茫。我怀念着上秋装的丛林，紫色的橡树，金黄的胡桃，枫树和槭树绯红的亮光；我还能听到我们走过树下树叶在头顶婆娑的歌唱；我还看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一簇簇蓝色的野葡萄；我还回味着它们的酸甜和芳香。

# 周围

文/汗漫

怀着感恩的心情：对生活的海洋，对海洋上的孤岛，对孤岛上的灯……

## 认识一座城市

真正认识一座城市，需要眼睛、头脑、双脚乃至长久的时光非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移居上海数月，我视野里的这座城市，仅仅局限于一张地图、几条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街道，以及一些光怪陆离虚无缥缈的印象——鸳鸯与蝴蝶之间的张恨水，沉香袅袅与电梯轧轧之间的张爱玲，黑夜与黑社会之间的杜月笙，呐喊与彷徨之间的鲁迅，诗歌与子弹之间的柔石，烈士肝胆与美人颜色之间的郁达夫，桃花与鲜血之间的龙华，《何日君再来》与《义勇军进行曲》之间的霞飞路亦即淮海路，三流电影演员与红都女皇之间的蓝苹亦即江青，红旗和红卫兵之间的王洪文……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市场经济，牛叫与熊吼之间此起彼伏的沪深股市，卫慧与棉棉之间疯狂的上海宝贝，“老虎灶”与衡山路酒吧之间的饮者，石库门与“新天地”之间的阁楼天窗、雕花门楣，中心广场上的歌剧院与博物馆之间的艺术、夜晚……

这座开埠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城市，因它在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新经济学中所据有的关键章节而引人注目。近日从一本史料中发现上海的简称“沪”、“申”的来源。“沪”，一种渔具，竹编，口小，腹大，涨潮时鱼群冲入沪口，落潮时留于沪腹——今天的上海也是一个放大了的渔具吧？用钢筋激璃、爵士乐、灯火、金融、时尚、梦想和欲望等等材料编成的渔具，捕捉新经济浪

潮中鲜活的利润、利益。而理解“申”字，则需要我们穿越清、明、元、宋、唐、汉、秦，回溯到战国时代——“门客三千”的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为吴，涵盖了今天的苏州、上海。当时尚无寒山寺，无诗僧寒山，无南阳人张继到此一游而后吟成的声震古今的诗篇和钟声，只有一片亡国后的废墟，是春申君黄歇重建苏州城。当时尚无黄浦江，无城隍庙，无静安寺，只有一座小小渔村，是春申君黄歇开掘出黄浦江这条大河。之后，汉设华亭镇，唐设华亭县，至明清已积淀形成丰厚的文化底蕴，名士云集，才子辈出——晋代写“平复贴”的陆机，思鲈鱼美的张翰，明清的董其昌、张祥河……上海这座无法与七朝、九朝古都们一同回眸前尘的现代都市，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参据说，今日的外滩乃当年租界留出的供纤夫们伏身背纤的道路。由外滩到福州路，现在是我最爱去的著名的书店街，上个世纪初期却以红粉云集、青楼林立名噪江南。福州路的名字有一个来历：一个外国商人因在福州上岸爱上一个当地女子，遂纳为已有，并把自己投资参股的上海最繁华的一条街命名为“福州路”，沿用至今……我不禁对上海这座城市生发出更多迷惑和不解。它内涵多少隐秘的疼痛和喜悦，怀抱多少冲突着的光芒和阴影？我可能永远无法洞悉。除福州路外，这座城市的道路几乎囊括了中国各个省份、市县的名字，尤其是单位附近的“南阳路”，使我对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亲和力有了深一层的理解。这座城市的建筑语言同样呈现出一种拼贴、交汇的风貌。

走在大街上，随时可能与欧美、日本、犹太、俄罗斯古典风格的建筑物相遇，而石库门建筑则正是中西合璧的独特产物。在这样一个驳杂、繁复的城市里穿行，与一个普通市民比如菜贩、电工对话，也随时可以从他们时而柔软、时而尖锐的语调中，听到来自古汉语的

“吾”、“伊”，来自异邦的“on sale”（降价），“starter”（启动器），以及机杼自出的“阿拉”、“侬”……如今又时而闪现出“中”、“俺”等等河南土语，它们来自我的嘴巴和内心——我和一座城市在相互对视、深入……

## 桥上的向日葵

从我居住的中山北路，骑自行车去供职的研究院上班，每天清晨必经苏州河上的江宁路桥。黄昏，下班，同样如此，方向相反。越过桥面，我常常关注的不是周围竞相攀高、流光溢彩的建筑，也不是缓缓掠过河面运载沙子的一系列褐色驳船，而是桥面上行道上修自行车的人，一个木讷、猥琐的男人，面目很像乡下老家那个盗过墓、救过人、杀伤过人最终坐进牢中的堂兄。但这个修车人显然是一个很本分的勤勤恳恳过穷日子的人，两手油腻，一脸汗水，俯在车轮上修补、调试、充气……

“劳动着是幸福的。”在这个失业率时起时落的年代和城市里，那个俯在车轮上的乡下男人幸福感肯定强烈。更多时候，我看到他两手空空坐在人行道上，气筒、扳子、胶水桶、剪子等工具静静摆在面前，两眼殷切关注潮水一般涌过桥面的车轮一个又一个滚动的车轮，仿佛一个又一个滚动的硬币……早晨坐在桥的西侧，黄昏坐在桥的东侧，他始终贴近上班下班、南来北往的人流，仿佛一朵朝着太阳转动的向日葵——朝着车轮方向转动的向日葵。我的自行车到目前为止，尚未在路过苏州河时坏过车轮。所以，我车轮上的一个一个辐条不是一缕一缕给过他热量的阳光。

过一些日子，桥面上又多了一棵向日葵——多了一个女人，陪修车人一同凝视车轮。江宁路桥上的两棵向日葵，成为我每天晨昏必读的风景。身边有一个体态丰满、面目干净的女人，修车人埋头劳动时

的幸福感可能更加强烈吧?一天黄昏,修车人的眼睛也许落进尘土,女人就抱着他那张充满油腻和污痕的脸,对着落日的方向吹着爱人的眼睛——吹着,吹着,男人的双手就搂着女人的腰了!他们的脸就旁若无人地碰在一起了……

我放慢自行车的速度。掠过他们身边时,我不敢正视他们亲热的手、腰、脸……两棵来自乡村的向日葵的亲热——亲爱的热量、向日葵内含的热量——充盈于苏州河上的暮色,并且引发了半城灯火吧?……

## 2月14日的玫瑰

2月14日,情人节,一个与圣诞节、愚人节一起从西方舶来的节日。把这个煽情、抒情抑或偷情的节日选择在初春,显示出西方的聪慧——暮春惆怅,盛夏浮躁,深秋伤感,严冬绝望——在二月正好:万物苏醒,惊蛰雷动,春心荡漾,秋波升温。

节日来临之前两周,传媒仿佛就与商界密谋好了似的开始煽风点火、泼油加醋,一同借助于“亚当·斯密的手”、金色的手,要把2月14日烹调成一道色艳味美的大餐——不论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乃至路边的广告牌,都从约会时的发型、眼影、手袋的搭配,到巧克力、玫瑰、情诗的组合;从如何判断目前情感的深浅程度,到约会地点宜明宜暗的选择;从选择中餐西餐时的经典背景音乐介绍,到用餐时忌用辛辣气味以免影响接吻效果;从因考虑拥抱而建议内穿薄毛衣外穿大衣,到避孕知识的辅导……无微不至,无孔不入,令我大开眼界,不禁暗想:自己的确老了、落伍了。

2月14日终于来了,花店们果然比往日红火许多。路边一个广告牌写着“玫瑰,全市最低价,60元10枝”,让我吃惊得差点从旧自行车上掉下来,暗想:这相当于30公斤东北大米的价格,相当于